

## 20140410 [新台灣加油] 學運退了 警今晚全面搜證 馬英九大反撲？

註記：未特別標示發言者之段落，皆為黃國昌老師發言

主持人：大批刑警蒐證進入，我請教國昌老師，現在群眾漸漸散了，學運撤退了，可是情勢看起來好像越來越險峻，來國昌老師怎麼看？

其實我想一開始我們在發起這個行動的時候，大概參與的核心幹部，對於接下來可能會面臨的法律責任，以及可能要面臨的司法程序，大家某個程度上有心理準備，那但是誠如我之前已經跟各位報告過的，當臺灣的民主被逼到懸崖邊緣的時候，這是我們不得不做的事情。

那在接下來的整個司法程序當中，我們基本上的態度是坦蕩的面對，那不過並不代表我們就會俯首認罪，因為在整個司法程序當中，就特定犯罪的構成要件是不是該當，是不是有阻卻違法事由，這個可能還需要從一個整個審判程序當中，才可以來究明。那不過我想要特定呼籲的是說，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面，可能馬政府必須要自己先深自的反省，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原因，而導致這些學生以及公民團體的朋友們採取這樣子的行動。

那至於說剛剛所採取的那種大規模的蒐證，這樣子的行動，其實在我眼中看來，那個只是一個不太有必要的恫嚇行為，因為當你採集到的指紋的時候，證明某一個特定的人在一個特定的時空當中，曾經有到過立法院的議場，那就特定構成要件的犯罪事實的證明，譬如說就毀損罪的犯罪事實的證明，到底有什麼幫助啊，對於我這個法律人來講，恐怕還是有一點難以理解。

那不過沒有關係，因為這場學運其實並不，並不是結束，因為我們事實上也很清楚的跟大家做報告，這個只是一個開始，絕對不是一個結束，我們接下來還有繼續，有三大議題的戰場，必須要進一步的去拓殖，那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，所可能會面臨到的有關於，不管你是用整個司法責任的追究，或者是說整個司法的追殺，不管你是用什麼樣的形容詞來形容這樣子的狀態，對於我們接下來的行動，不會造成任何的阻礙，我們繼續堅定的向進行。

(跳下一黃老師片段)

主持人：我想其實是請教的是國昌老師，就是說，你們這24天以來，我想對臺灣的這塊土地，你有沒有長期的觀察，那尤其就是說，目前整個情勢的發展，面對一個馬總統，你們過去所強調的「和平非暴力」，和平非暴力的一個作用，感覺到目前為止，其實有它的極限，好像有它的極限，怎麼辦？

基本上我還是相信臺灣是一個理性的社會，那你很難期待在一次的運動當中，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，相對來講，你如果說要採取更激烈的行動的時候，我大概只能以我自己個人的身分發言，我個人的判斷是，還沒有到那個必要性，也還沒有那個條件。

那因此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當中，事實上，你可以看到的說，公民社會的力量逐漸地在蓬勃，而新生代，我們年輕的這個世代，他們所展現出來的行動力，他們所展現出來的思考能力，也不斷的在厚植。那我事實上在看的是在這一代的年輕人，因為我覺得再過一、二十年以後，他們都會成為我們這個國家社會的中堅份子，會佔據很多非常重要的位置。

那如果說當這一代的年輕人對於臺灣的核心價值—民主自由、人權法治，能夠採取具體的行動，勇於出來捍衛的話，我相信過了一、二十年的時候，只要理想不滅，他們在他們各自的工作崗位上面，會繼續的為這個核心價值而奮戰。

當然就政治形式上面的因素，我並不是說沒有我個人的看法，但是我一向不太喜歡從太政治的角度，去分析很多的問題。因為我相信臺灣的公民社會發展到今天，其實你即使是在街道上、在市場中、在計程車上，你會發現說其實臺灣的公民，某個程度上面是非常的成熟，那某一個政治人物他做一件事情，他背後的考慮可能是什麼，他在政治上所代表的意涵是什麼，每一個人事實上都有他們自己的解，每一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解讀。

所以總結來講，回應主持人的提問，就是說和平非暴力的方式，是不是有它的侷限，當然，你採取任何的運動方式，都一定有它的侷限性存在，但是問題是說，我們必須要冷靜地去思考說，我們今天要解決的是什麼樣的問題，那透過什麼樣子的方式，去解決這樣子的問題，能夠具體的有效，那對於我個人來講是，就衝入立法院去攻佔議場這樣子的行動，去回應那個時候所面對的危機，是正當而且有必要

的。

但是在採取這個行動的同時當中，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去維持那個和平非暴力的基調，那因此可能啦，我只能說可能，因為我必須要再度的強調，就有關於接下來的刑事訴訟程序，在犯罪構成要件的該當性，或者是，是不是有其他的阻卻違法事由，這一些問題的討論上面，恐怕不是說任何人在媒體上面，這樣子說說就算，那個還是有相當嚴謹的法律要件必須要去進行檢驗。

那但是我要說的是說，就立法院的整個佔領行動，它可能涉及的，大概就是就毀損罪的部份，那就有關於侵入住，侵入建築物的部份，那就這個部份，相關可能的刑事責任，我們某個程度上面，自己已經有相當的準備。

那其實大家如果看過去這段時間的發展，也可以看到說，非常多重量級的法律的學者，來自各個不同的學校，有很多的律師，那事實上我知道，我知道對於這次的行動有很多法官、有很多檢察官，事實上都是，他們是默默支持，他們知道這個運動，它本身所具有的正當性。那當然在接下來的刑事訴訟程序當中，我們坦蕩地面對可能接下來在檢察官的部份，他們可能會採取的一切的作為。

(跳下一黃老師片段)

主持人：我請教國昌老師，這場學運您覺得影響了臺灣什麼？帶給臺灣什麼？

我覺得大概從兩個層面上面來看，你如果說是以國內的整個法律的適用、民主的憲政跟政治的關係來講，新生代的學生們散發給現在掌權的政客一個非常清楚的訊息，這個國家的未來是屬於我們的，當你們濫用權力，要把這個國家搞爛，把這個國家搞得烏煙瘴氣的時候，我們不會袖手旁觀。

剛剛提到有關於法律的適用，有關於民主憲政的原則，我想在目前臺灣的社會上面，大家所看到的事情，掌握權力的人濫用權力、違法，卻不用去負任何的責任，還記不記得去年九月政爭的時候，當黃世銘已經一審被判有罪了，違法洩漏的監聽資料，馬英九總統、江宜樺院長，你們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，你們自己從來沒有面對過，你們自己從來沒有解釋過，當然總統有所謂的刑事豁免權，他構成刑事訴追

的障礙事由，但是在2016年以後，這件事情勢必要追查清楚。

第二個事情，張慶忠先生30秒的爭議，沒有違反法治嗎？到目前為止，他如何適用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》第61條的規定，如果張慶忠先生他的法律適用是正確的話，那立法院又何必把張慶忠先生的那個會議，確認成是沒有效呢？那張慶忠先生你對於你自己所做的違法行為，你付出了什麼代價？你承擔了什麼樣的責任？

當掌握權力的人自己濫用權力，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的時候，還把手指頭指著為了要捍衛臺灣民主憲政，而挺身而出的青年學子，對不起，容我說得直接一點，我不曉得這些人還有沒有任何的羞恥心之可言。

第二個部份，臺灣的學運，如果各位如果仔細地看外媒的報導，為什麼整個國際的社會會這麼的重視，它代表著年輕的學子，他們已經不願意再接受國民黨跟共產黨，對於臺灣前途政治時程上面的安排。臺灣所發生的學運，對於中國的公民社會所產生鼓舞的作用，恐怕是目前在臺灣的民眾難以想像的，他們都非常的興奮，多麼希望在中國也能產生這樣子民主化的運動。

相對而言，對於中國共產黨，這是覺得非常的恐懼，中國共產黨會擔心，如果這樣的事情，要爭民主、要爭人權、要爭自由，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，他們要怎麼面對、怎麼樣去處理？那因此怎麼樣把這個學運予以妖魔化，怎麼樣去製造不必要的肅殺氣氛，我說製造不必要的肅殺氣氛，指的是說，你派那麼多鎮暴警察，從我的觀點來講，他只是要取得一個媒體的效果，去營造那個肅殺的氣氛。

當我們在裡面的時候，我們事實跟在立法院駐警的那些警察們，彼此之間的關係，相處的非常好，他們也很清楚地知道我們在這邊就是和平理性的抗議，根本不會去做什麼事情，今天相對的是，當這些人都已經撤出來了，裡面都已經空了，你派那麼多鎮暴警察進去，請問你是要鎮誰啊？就是讓人家很容易的就可以看得出來說，他背後所玩的把戲是什麼。

那事實上我相信馬總統他去做這一連串的，沒有必要的行動，他要去散發出那種追殺或是肅殺的氣氛，當然他一方面可能是希望傳遞一個訊息，告訴臺灣的年輕

人說，以後這種事情你們最好還是不要參加，要不然很可怕，你們接下來很多事情會被追究，你們的生活，我有很多的手段，我有很多的資源可以讓你過得很痛苦。

但是你如果仔細地去觀察過去兩三年來臺灣公民運動的發展，你會發現說這樣的手段，事實上是沒有用的。當你越用這樣子的手段的時候，人民越反感，你根本不是在解決問題，你是在製造問題。

那第二個我會覺得更關鍵的因素是，我認為馬總統是在做給中國共產黨看，我必須要能夠控制處理國內的情況，要不然萬一臺灣的這股公民社會，這股學生運動，這股為了要捍衛民主，這樣的運動的思潮，跟中國的公民社會連結起來的話，它所產生的漣漪效應，是中國共產黨他不願意去面對，他也不願意承擔的。那因此在跟中國共產黨合作相當密切的馬英九總統，在臺灣的部份，我相信對於他自己應該要怎麼做給老共看，他自己心裡正在盤算當中。

主持人：我順著國昌老師的話，那這一點我非常好奇的是，您看到這是我們從總統府的網站把它download下來，就是總統在這個時候，我相信這次學運大家都知道，那從國際媒體裡頭傳達一個很重要的訊息，我們這些年輕人，就自己國家自己救，他們傳達一個，我的命運，我不希望由這樣的一個執政黨，這樣一個總統，這樣一個國共兩黨聯手說了就算。那在這個憂心，國際媒體也認為，對於馬的政策的一個決策是不是偏差，傾中的同時，這個憂慮的狀況之下，總統在昨天，我相信總統跟美國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，CSIS視訊會議，這個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，可是重要性當中，總統傳達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是什麼，裡頭他特別提到的是說，如果人民同意的話，如果人民同意的話，他說過去在這段時間，這是一個，過去這段時間，兩岸和平可以說是那麼最和緩的時候，如果人民同意的話，可以立即展開所謂的政治會議，所謂的政治會議就是政治協商。我覺得很奇怪，我們說白一點，一個9%總統在人民有疑慮的時候，你這個時候你要啟動政治會議跟政治協商，什麼樣的前提叫作人民同意，人民可以去接受嗎？公民可以去接受了嗎？國昌老師怎麼看，又是在這個節骨眼，他拋出這個訊息。

其實我相信在臺灣社會當中，有基本理智的人都會贊同剛剛主持人所講的，馬英九先生目前根本沒有那個實力，沒有那個地位去開啟所謂他今天談的這些東西，某個程度上，我不太確定說他是為自己想办法找下台階，還是半夜吹哨子給自己壯

膽，要跟北京陣營說，我事實上我還是有能力跟你再進行下一個階段，有關於政治議題的談判，那去提高他自己在北京政府心目當中的地位。

但是，這個議題跟他自己目前所在面臨政治上面的狀況，那個不協調、不搭軌，完全沒有辦法支撐的情況，太清楚了，我覺得任何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來，那第二個部份是說，他去跟美國的學者取暖的時候，事實上我覺得有某個程度上也在移轉問題的焦點，因為從美國的角度上面來看，一個對於民主憲政這麼有信仰的國家，我不相信在那個國家裡面有任何的學者會同意說，今天你贊不贊成服貿是一回事，但是你如果以違反民主程序的方式，你違反民主程序的方式，在沒有經過任何實質審議的情況之下，就把服貿視為完成審查。

我不相信有任何對美國民主憲政，有任何的美國學者會去同意說，啊臺灣你應該去做這樣的事情，臺灣目前在全世界上面，我們最重要的資產是什麼？我們最重要的資產就是我們對於臺灣核心價值的堅持，在華人的世界當中，我們是唯一對於民主、自由、人權，把我們列為核心價值，而且在全世界的華人世界當中，我們的民主制度，雖然我們不甚滿意，但是相對而言，我們還是一個民主的社會，而這個才是臺灣在全世界上面最重要的資產，而這個也才是臺灣跟其他的國際上面的國家，在交往的時候，最堅強的後盾。

主持人：這段時間，最後我想請教國昌老師，很多人認為這學生未來要面對的，我們繼續要讓他們孤獨下去嗎？包括一連串的司法的一個追訴跟整肅的問題。

主持人相信我，這些學生並不孤獨，站在背後支持他們的，是廣大的臺灣人民，我看過非常多的民調，任何的機構，任何的媒體，當然除了管中閔先生的國發會，所做的那份很奇怪的民調，我覺得管中閔先生他不曉得他自己把他那份問卷，拿回去任何一個學術機構看，那種問卷的設計能夠禁得起任何的考驗嗎？今天有個民調專家，徐老師也在這邊，或許等下徐老師可以評論一下。

非常多，七成到八成的臺灣人民是支持這些學生的作為的，第二個，非常多大專院校的老師，我指的是真正的學者，我指的是在學術上面，實力底子夠，而不是只想要做官的那種學棍，有非常多的律師，有非常多臺灣各個角落上面的菁英，你真的如果有到立法院的現場去看，每一天去對那些學生表達支持的民眾，有從海外

特地飛回來的，真的會讓人感動，而那個感動也是我們對於臺灣未來的發展，會產生信心、會產生希望一個重要的憑藉。

那馬英九先生，我實在有點不太了解他的思考方式，他不斷地選擇跟人民站在對立面上面，他如果希望幫臺灣做一些好的事情的話，我覺得他必須要重新認真的思考，他整個治國的方式，那如果是他身邊的幕僚給他做一些錯誤的建議，也審慎地思考，可能身邊的幕僚也應該換一換。